

的瀑布都要像螃蟹一樣地攀岩、高繞，依慣例的又滾下古道，古道彎彎曲曲、能高繞還好，不能的話只好搏命演出，從瀑布下走過去，過黃麻溪上游那個大瀑布時，我竟然被水沖走了，只聽到膝蓋撞擊石頭的嗑嗑的響聲，天啊！我該不會就此與自然為伍吧！鴻駿拉我起來時，只覺得自己的膝蓋好像要裂開了！一向英勇的領隊我，也變成了一隻跛腳的蝦子，還是吃力、奮力的在古道上跳！跳！跳！

終於，終於出了古道，「奇怪怎麼到處是南安瀑布啊！」十八K公路因山洪爆發，一旁的峭壁到處都是瀑布……，還有防不勝防的落石！當時已快晚上七點，我們四人戴起頭燈，「小心落石」的聲音此起彼落，好可憐的走著走著！

好不容易見到了文明的燈光，那是南安檢查哨！我們欣喜若狂的去敲門，誰知山地小朋友竟被我們四個比山豬還可怕的模樣，嚇得拔腿就跑！唉！我們又不是故意的，我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八、後記

這真是一次奇特的歷險，短短的七天竟遇到了二個颱風！新康橫斷後面的這幾天，歡樂太少、恐懼太多，可是，患難見真情卻是刻骨銘心的。大自然的奧妙，在於它的多變，深不可測，小小的我，每次都能化險為夷，也要感謝互相扶持的伙伴！不管歲月是如何流逝，心裏那份曾有過的激情，在往後的回憶中，只要一想起總會感動不已啊！



大頭記事

普先生

去年冬天的一趟宜蘭賞鳥行，帶回一隻受傷的赤頸鴨，自此，和鳥會的救傷中心開啓一段因緣。那隻受傷的赤頸雄鴨，因為體力衰竭加上體重過輕與嚴重的外傷，在送到鳥會急救站後的第三天便不幸客死異鄉，留下許多人的惋惜聲。雖然這隻赤頸鴨並沒有成為我的第一隻收養的鳥，但是心中想要領養傷鳥的決心則因此而加強了。於是向鳥會義工表達了領養傷鳥的心意，並且得到他們的允諾：如果有機會，他們會通知我。過年後，接到鳥會打來的電話，告知有一隻獨腳的鳳頭蒼鷹可以讓我收養，那是一隻健康的鳥，只是剩餘的單腳讓牠無法在野外繼續生存。於是著手開始收集建材搭建鳥籠。準備接收這隻猛禽。一個月後，鳥籠終於完成。這是一個由屋後向外延伸的建築，三面紗窗，屋頂蓋以帆布。在通知鳥會的義工前來檢視鳥籠時，才發覺高度不夠，無法讓鳳頭蒼鷹自由的飛行，只好放棄收養那隻老鷹。雖然空間不夠鳳頭飛行，但是這樣的空間，卻能夠讓夜行性猛禽（通稱為貓頭鷹）活動得相當自在。鳥會義工建議收養貓頭鷹，我則欣然接受。

一個禮拜後，義工來電，有一「大頭」可以讓我收養！當天晚上，前往義工家裡接回大頭。是一隻可愛的小型貓頭鷹，中文學名為領角鴞。領角鴞生活的環境和人們十分接近，分佈海拔最低，在平地就能夠見到他們的蹤跡，但也因為接近人類，時常會因而發生受傷的情形。最常見到的是被車輛撞到，急駛而過的車輛對夜間飛行的貓頭鷹是極大的危險。另外，他們也會被頑皮的小孩甚至貓、狗偷襲，因而牠們總是救傷中心的常客。

大頭的命運坎坷。牠於去年年底在烏來被人撿獲，當時翅膀已經受傷。撿獲的人並未立刻送牠到野鳥救傷中心，而是自己先養了一個月，這一個月期間，大頭並未受到妥善的醫療照顧，左翅的傷口僅僅用紗布包紮而已，開放性骨折持續的惡化！一個月後，大頭幸運的活下來，並且被轉送到鳥會，鳥會人員接收大頭時，也因傷口包紮的遮掩而忽略了真實的狀況。三天後，負責收養的義工聞到異味，才循線拆開紗布，赫然發現潰爛的傷口，連夜送往祁醫師（鳥會的醫生義工）那兒，把傷口縫合。大家都為大頭生命力的強韌感到驚嘆，這樣的傷口，竟然還能夠存活這樣久的一段時間。

因而，也就更加的為這樣的生命感到珍惜。大頭在受到細心的照顧後，逐漸恢復昔日光彩，可惜那受傷的部位因為受傷過久，組織壞死，而且無法釘上骨釘，使得牠喪失回到大自然的能力，註定需要一輩子由人們收養。

在收養家庭的細心照顧下，大頭左翅傷口逐漸復原了。收養牠的義工家裡經營花店生意，滿室生香的花朵讓人感到愉快。除了花以外，還擺著一盆人造樹，這棵樹便是大頭的家。白天，主人忙著招呼顧客，店裡面人來人往，很少人會注意到樹裡面有一隻貓頭鷹，而大頭總是靜靜地站在樹葉隱密處，一動也不動的看著外面的世界。晚上，主人會在熄燈前，放一盤大頭喜歡的食物在桌上，大頭便會從樹上跳下來，除了享用食物外，也喜歡到處走走、活動筋骨。由於照顧義工的用心，大頭已經能夠認得牠，並且和牠建立起相當緊密的一種關係。大頭會跑到牠的肩膀上，跟著主人到處走動。而且，只要主人一叫「大頭」，牠立刻會有反應。換上別人，大頭便不予理會。

由於大頭已經習慣於主人的餵養、招呼，因而，來到瑞明山莊，便得一切從頭開始。這裡的環境，比較接近自然，但卻不是牠熟悉的環境，假樹成真，繁花換上綠草，大頭也把所有的善舉化為敵意。牠會發出滴答聲告訴別人不要靠近牠，接著是「卡卡」的聲音，那是兩喙用力快速閉合所發出的「擊喙」聲，貓頭鷹家族大都有這樣的一種嚇唬敵人的習慣方式。假如此時敵方不為所動，那麼大頭便會使出看家本領：把雙翅張開，雙眼張大瞪著您，配合著左右搖晃的身軀與低沉「赫赫」的聲音，樣子像極了中國傳統技藝——舞獅。這樣的動作在人們看來，也許覺得有點可笑，但是，經由這種方式，可以讓小小的身軀突然增加三倍以上的體積，在自然界是很有效的欺敵戰術。

四月三十日晚，大頭進入瑞明，當天晚上，緊張的牠只吃下兩條豬肉細條，之後，再怎麼鼓吹、誘導，就是無法引起牠的食慾。於是讓牠住到新家，不再倒擾牠了。第二天，稍微習慣了些，但是同樣的害怕，當然，會擺出標準防衛姿勢。第三、四天一如往常，還是相當不熟悉我的餵食。牠總是要站在最高點。鳥屋裡最高的地方是牠唯一的選擇，牠總要站在那裏才會感到安全。曾經為了餵食的方便性，把那高位置的樹枝移到低處，但卻讓大頭

改往鐵窗最高點移動（鳥屋是沿著屋後鐵窗向外延伸建造而成），反而讓我更難接近，只好把樹枝移回原點，這才讓大頭安心。

兩個禮拜後，大頭已經能夠自己吃東西，不用我親自餵食。這樣的結果讓我不再每天花許多時間盯著牠吃東西，但是卻減少了和牠相聚的機會與時間。每天，下班回到瑞明以後，便取出冰箱的豬肉條或是雞脖子，等待解凍，一段時間後，就可以把雞脖子敲碎或是把肉條直接放在盤子裡，擺到鳥屋裡固定的位子，這樣，等我離開鳥屋後，牠就會靠近過來，盡情的享用我為牠準備的食物。

如今，大頭來到瑞明已經一個月了，牠已經熟悉了這樣的環境，並且也習慣了我的餵食。但是，這裡並不是牠的終點，六月底，牠很有可能再換主人，如同我當初接牠回來，除了這裡的環境適合以外，鳥會也希望藉由大頭的飼養經驗，讓我熟悉如何照顧一隻鳥，以便，以後有能力接收需要療養的鳥，讓牠在這裡靜靜的修養。

我想，最好，我都一直無法收到新的傷鳥，每接到一隻傷鳥，可能就代表某種鳥一生的不幸。喜歡自然、健康的鳥，喜歡飛翔在天空，無拘無束的鳥，但願鳥籠常空，傷鳥不再。大頭，謝謝您的出現，讓我更能體會到自然之美。謝謝您！

從關山走過卑南主

串門子

藤枝林道上螢火虫群伴著繁星點點，南一段的隊員腳步卻不隨太陽退去而停歇，想今早還在三千四百公尺的卑南主北鞍部營地，一日內卻已行五十餘K而身處林道五K處，林道邊的開闊地是今日營地也是旅程的最後一夜，熊熊營火中向南一段道聲珍重再見，行程至此已近尾聲，轉眼又要投入繁華人間……

台南市似在朦朧的清晨時，我們一行七人卻已投入南橫途中、青山綠水間；巔擺未停之際，中央山脈已然映入眼簾，當車抵進逕橋頭，我已聽到屬於山林的呼喚，是的，當跨向3026高地的陡坡時，我深深地感覺到我

是屬於山的子民，始終不曾忘情於山、更不曾忘記在中央山脈深處對山許下的諾言；十年前巴福越嶺，青蔥碧綠的烏來群山中留下我初次山林的足跡與誓言（詳見“我的第一次”乙文，詳如附錄），屬於山的我，身上那股濃濃的山之氣息依然如故。現在就像一艘張滿帆的船即將航向遠方，滿懷豪情壯志地接受山的洗禮、山的考驗而投入南一段的稜線之中。

南一段真的成行了，來得令歇腳半年的我有點手足無措，雖然已準備了近一個月，來得還是太突然，一時難以接受這一切是事實，熟悉的松針香、箭竹林又從我眼前喚醒往日印象。陡上完這條小支稜，三〇二六山屋來得並不突兀，只因它埋藏了我太多撤退的記憶，「南一段呀！南一段啊！你依然循我登山慣例讓我來了三次才完成」；當太陽褪去火紅，換來滿天星斗，多少心底山林往事，重現星空之下，只是物換而星未移，慨人事之多變，「滾滾武呂東流水，水花淘盡多少登山客，撤退登頂轉頭空，關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大濁水南溪的童話世界仿在眼前、南二段拉庫音溪的松濤聲依稀可聞、秀姑坪的香青白木隱約可見，今夜，我從南湖走過中央山脈來到三〇二六高地。

當頂著火熱的南台烈日上了苦命坡邁向雄偉而陡峻的南台首嶺一關山時，我便知道此行不會再有轉進的傷痛，有的將是舊地重遊的喜悅及履行對山不變的誓言；香青林間的驚豔不是香青的美姿，更不是玉山群峰的峻秀，而是甜而多汁的柳丁、桶柑和森永的蒟蒻果凍，只緣身處關山北面陡坡，東邊如鐵鉗般的新康山，是年少時山林事的代言人；登頂關山，眺望玉山群峰、南二段、馬博及南一段諸峰，攻山頭增加百嶽紀錄的悸動已不在，而是登上一顆山頭少一顆山頭的悵然。關山陡下2940營地的長坡對我而言已不再是考驗，只是一段登山的經歷，行抵2940營地，口乾舌燥激發出人類找水的本能，一杯2940甘泉入口，解去今日多少倦意，而稜線東側的夕陽雲海是對這段陡下坡最好的回饋。

當陽光驅去昨夜寒意，一日行程已過些許，海諾南前鞍的綠色水池顯然對灌飽2940甘泉的肚皮無任何吸引力，此刻它只是一個上海諾南山的指標罷了，留下回憶的是登頂前的陡坡，而山頂的午餐才是日續赴行程的原動力；乍看近在咫尺的小關山卻是本日緊急紮營的導因，登頂小關山的喜悅

難掩疲憊之軀、落日的美景無助疲軟雙腳的恢復、南抵北大武北抵關山的視野亦無法激起任無鬥志；陡下跌撞間始覓得今日營地一松林營地，至此，我才猛然了解到登山是很累很累的事；松林間營地夜裏冷冽的寒風驅不散隊員的溫馨與情人節巧克的窩心，退不去訴說往日登山情事的熱度，也落空不了次日見到飛碟雲的心願，懷著甜美與滿足感，長空下的繁星點點、稜線西邊人間燈火伴我入眠；今夜，每一人內心深處都許下一個心願與誓言……

冷颼的寒風改變不了太陽每日亙古不變的程序，吹不散滿天的烏雲，改變的是它出場的儀式，今日南一段的隊員似乎特別受冥冥主宰的眷顧，滿天盡是為強風吹颼而捲曲的雲層及即將形成的飛碟雲，想必昨夜大企鵝心誠而靈，今日強風、多姿白雲一路伴我而行，雲水山過後的美麗寬廣草原卻成了勾險與難行之路，強風摧殘、考驗每位隊員的意志，使得張滿帆船颼向山林的我，首嚕艱困的滋味，沉甸的背包加上遲重的身軀依然頂不住強風的推移而雙腿交叉跌落香青叢中，錯愕中忍痛拔除身上的香青刺葉；馬西巴秀的山頂成為摸魚休息的好藉口；遙望今日行程，蜿蜒曲折的稜線加上數不完的假山頭似已透露出今日摸黑尋營地的訊息，而3228峰的陡上及岩壁是每一隊員潛能發揮的主要誘因，至此摸黑已成定局，卑南主北鞍水池營地不因其強風吹擊鋁合金營柱而令人失去抵達營地的興奮與好感，垃圾滿地的營地益顯得其親切近人，只是怒號的強風不禁吹出月下追帳蓬及成為山中無殼蝸牛的悲慘情境。

當滿天紅彩伴太陽由呂禮山支稜間而出時，卑南主山的天空已成油彩魔術師的畫布，登頂卑南主山，中央山脈的天空又成為潑墨山水畫家的傑作。濃妝且裝飾雲彩的中央山脈主稜益顯得其深不可測、高不可攀、人類之渺小、生命有限而大自然之恒久，南眺北大武有如尖錐戳穿畫布，雲霧間的立霧主山訴說著魯凱族歷史與神話，回首南一來時路，層巒相疊，南台首嶺一關山在虛無飄渺處，南一段已在層雲之間。

再次造訪藤枝已不復有新鮮感，憶起的是山城的寧靜與自得，嘆的是不能永遠把握這份屬於山的氣息與美景；車行六龜途中，有的只是南台灣暖陽的慵懶、走過山林的滿足、縱走南一段二次交疊的回憶而無征服高山的意滿志嘖，南一段煙滅在林道的塵埃中，交錯的稜線與煙嵐隨著車行漸沒入記憶中……

《詩情話山》

天空中的嘆息

陳荷一

婚喪喜慶，然後一輩子沒了。

醉生夢死何人也，此若是。

嘆年來，何事苦淹留？

究竟荷擔著怎樣的家業，使你有著這般的沈浮！

心底的不安定、不安全，無人能替無人能消解的，總是自我慰藉——又攀上了另座高峰，終於又攀上了另一座高峰！而，繼之而來的孤絕、寂靜、清冷，究竟只是爲了驅動著「再一次」的攀登？抑或爲了瞭解人的極致及渺小。

情境、情不離境、心境、境牽著心，兩相纏縛，互相戲耍！境轉、情變或心離、無非都是卒子，事件的卒子。

以爲守著個你，有個對待，即是永遠，多麼痴愚啊！這個「你」，也許是山光水色，百年好合、或是好男好女的愛深情長怨濃恨多多。

你究竟懷何疑惑，有何憂淒，何以心無抵處，總是營求？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山水自山水、百岳爲何物，與他何干？真再說山水誘你、百岳惑你、愛人難你、情人害，莫、莫、莫！

「克制自己、尊重別人」總是理直氣壯的這樣說給不是自己的自己人聽，然後「要求別人、疼惜自己」，殊不知一守牢外，並不比蹲牢裡的幸福多少！

這軀，受了近卅年教育，究竟形塑如何？

情緒當馬頭，這白馬，如何馴它？

恩恩愛愛、婆婆媽媽，對生命，真真一點意義都沒有？

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

而我已飛過——

撤退

肩上的背包有如被施子咀咒的重擔
壓的靈魂都萎頓了

曾經，

那被折磨到似是不屬於自己卻仍能勉力的雙腿

如今，

卻撐不起那蜷縮的意志

曾經，

那不畏荊棘叢的手臂

如今，

卻揮不動那困在無力眼神裡的黯淡斑刀

天地來往的眾神哪！

我的眼神不再晶亮

我的意志不再昂揚

別了，

呼吸慣的清冽空氣

再見了，

晒脫雙臂焦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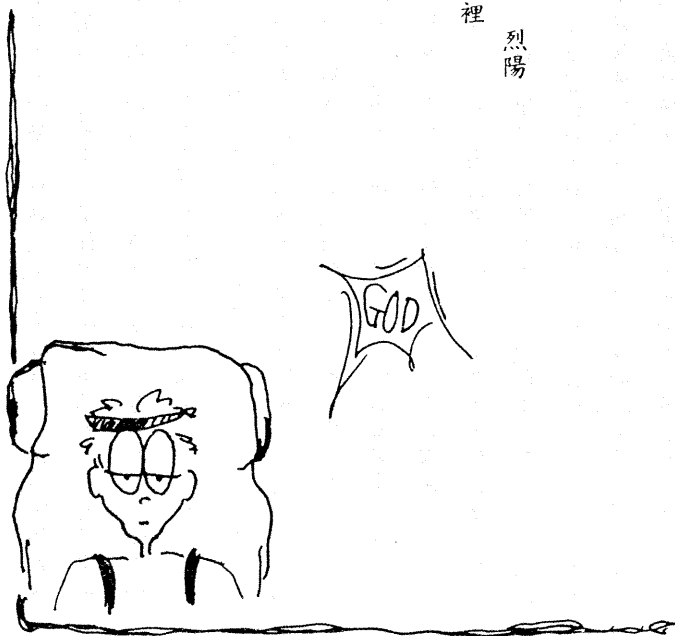
烈陽

在綠浪翻飛的世界裡

似是流浪的久了

靜靜起肩頭的重擔

歸去來兮



飛影